

一树樱桃带雨红

悠悠我思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品味蒋捷的词句，内心恬淡而丰盈。

水边草深，枝头荫浓。乡下古旧的小院里，几株肥硕的樱桃树，斜倚墙头，筛风弄月。颗颗樱桃鲜红欲滴，晶莹剔透，点缀在繁密的绿叶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金光。清风袭来，芳香弥漫，纤细的手指轻轻摘下一颗樱桃，放入口中一嚼，鲜美、甜润的果肉顷刻化作醇厚的汁水，满口酸甜，沁入肺腑。

清代李渔说：“花之最先者梅，果之最先者樱桃。”樱桃先百果而熟，素有百果第一枝的美誉，正如宋代诗人陈与义在《樱桃》诗里所绘：“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粲朝晖。赤瑛盘里虽殊遇，何似筠笼相发挥。”

诗苑卿云

小满

长夏渐盛，南风扶穗
听从时序和大地的引领
感受取舍的智慧和

行走在复旦园中
察觉到入夏的节奏在
加快
向荣的曦园花木释放
生命的活力
枝头雀跃着季节的欢欣
初夏的风里
似乎已经飘起了离别的
旋律

我在光华楼上
看着天幕似乎云烟渐起
这个季节里的风雨
总是恰到好处地平衡着
季节的气息

我想到鸟儿的羽翼即将
丰满
今日积蓄的力量
换来明日的展翅高飞
我看着人们在相别
在别离
不会改变的
复旦就在这里

小满小满，小麦将满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
夏日风物长
美好肆意生长

段瑞怀 (2021级
中文系本科生)

暮春夏初，几场淅沥春雨，桃李杏还如懵懂的青涩小孩时，樱桃却似怀春的少女羞羞答答坠满枝头。成片的樱桃树铺漫开来，飘逸着怡人的香甜。颗颗如珠如璐的樱桃沐浴着阳光，闪耀在绿叶间，像眨着眼睛的小精灵，神气活现地随风摇曳着。

风起时，飘零的花瓣纷纷扬扬，木格窗外铺满了一层薄薄的花瓣，让人浮想翩翩。最赏心悦目的还是初夏的到来，青涩的樱桃在我的注目中日渐长大，由青变黄，次第变红，变得晶莹剔透。这时，樱桃也就成熟了。绿的叶，红的果，有时执书一卷，屏息凝神，窥探那些调皮的鸟雀把红透的樱桃偷食。

细雨缠绵，采摘樱桃时，要连同那长长的果把摘下，如此，樱桃果汁及味道都不会流失，且樱桃存放的时间也就更长久些。成熟的樱桃很娇气，不能下手太重，不然果实破裂，粘稠的果浆沾满了双手。满篮的樱桃从树上摘下，鲜艳欲滴，让人赏心悦目，舒心养眼。

篮子里的樱桃，色泽鲜润，晶莹剔透，红如玛瑙，黄若凝脂，小而圆的颗粒，饱含整个春天的精华。绿深如墨，红胜丹朱，小巧惹人怜爱。若是雨后初霁，一颗红润，粒粒清圆，恰似美人朱唇，令人心生浮世清欢。

樱桃宜白瓷大盘，相得益彰，各逞其色。清水

洗净的樱桃，盛在晶亮的玻璃碗里，左看右看，都叫人怦然心动。细细摩挲片刻，忍不住口舌之欲，捏一枚入口，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爆浆的果汁让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酸甜之间，如一场深情而纠结的恋爱，有妩媚的娇嗔和任性，有不离不弃的包容和坦待，让人沦陷，不能自拔。

见过一幅中国画，几颗樱桃，红艳得似要跳出纸页；樱桃下，一素衣女子，仰首而望，唇上一点红，似与樱桃轻吻。樱桃，少女，鲜果，红颜，一组合，便是爱情的印迹，多微妙的感觉。

那一年，我徜徉江南古镇。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樱桃，声音清如山泉，双眸深如清塘。竹篮里的樱桃红晶晶，如襁褓婴儿，粉嫩，静美。纤手弄樱桃，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

望着那缀满晶莹水珠的玲珑樱桃，想起南唐冯延巳的词句：“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在古人淡淡的落寞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别样的美丽，更有精彩绚烂的人生。

我喜欢樱桃，齐白石画中的那种樱桃，让人看一眼能够静下来的那种软红。在这春末夏初，看到樱桃，眼前浮漾红白或青红，想到诗里画里的故园，竟有浓浓的乡愁，自心底蔓延开来。

沈顺英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996级)



阿城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异而不可或缺的存在。他的文字是极为朴素，又极其准确、明晰的。

阿城深受史记影响，也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沈、汪、城三人的笔下，充满了对传统乡土社会里农人、孩子、民俗等朴素的温情。阿城的故事讲得很生动，如说书人一般，寥寥几句，故事就有声有色，极为厚实有趣。

阿城的故事里则总是有种令人无法言说的震撼感。知青受了部分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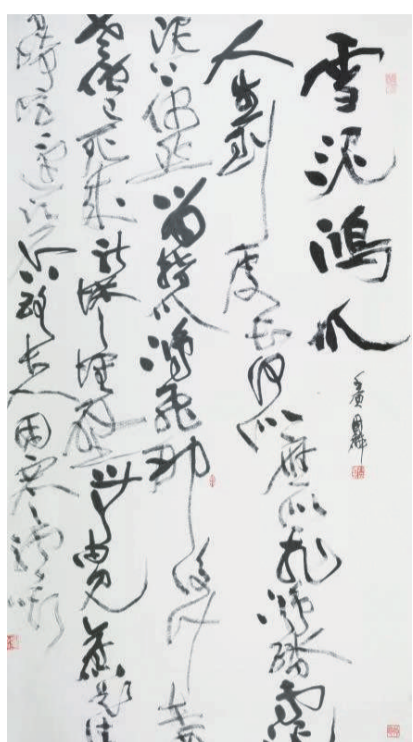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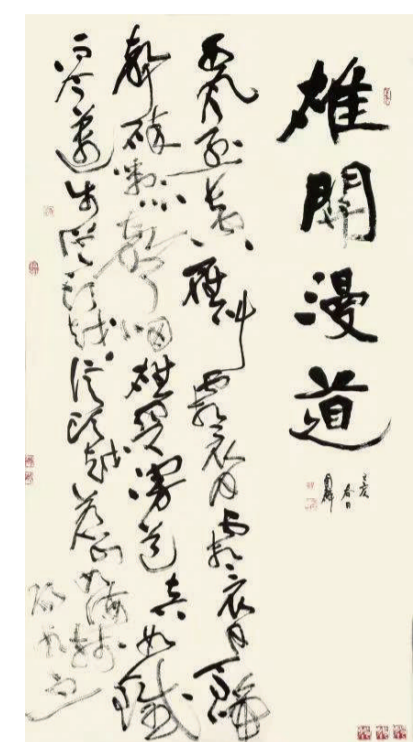
育，在被抛入原始的、偏远的乡土社会，似乎理应有资格对落后的村落进行指导。但乡村里总有些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天真的、不科学的、不高效的、不成文的、甚至算不上习俗的东西，却冥冥之中反过来震撼了从“现代社会”闯进来的人。

这些东西在棋王身上，在王福身上，在肖疙瘩身上，随着文明的滚滚车轮，湮没于红尘之中。

有评论曾说阿城是最后一个乡土文人，对传统乡村的生活描写得极好。自古皇权不下县，外边打得再激烈，乡土里的百姓也总是保持着某种固定的活法。而如今很

光影书画

在笔墨中照见自己



巨幅草书“一万年来谁著史”、书写苍劲有力的“雄关漫道”、字体婉约秀美的《红楼梦》葬花吟……5月19日，由刘海粟美术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沈国麟书法作品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50余件书法作品是新闻学院教授沈国麟对自己学书生涯四十年的概括，涵盖了草书、行书、楷书和隶书等多种书体的创作。

“艺术是表达自己。写字是对内心的探索，在笔墨中照见自己，要写出内心的欢喜。”沈国麟说：“如果说学术记载了人的思想，那么艺术则寄托了人的情感。人有情感，就会变老，老天爷如果有情感，也会变老。但情感寄托在艺术里，就会长青，亦会通过艺术与古人、与他者共情。”

书法展自5月19日至6月11日举行。

超出伤痕 超越时代

多东西都罕有了。

但我认为乡土的消失主要来自三场革命。一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想象的共同体》里可以看到，当这种国家模式在拉美有了雏形后，很快风靡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村镇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国家负责而个人也要出力的一份子，从前偏安一隅的松散的乡族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二是土地改革，我国彻底的土改带来了新气象，国家强盛、百姓富裕。三是全球化大潮，又将所有村镇滤了一遍，使其变得同质化，所剩无几的乡俗如今往往只沦为宣传旅游的卖点，从台

北到北京看不出什么大的差异，“差不多的夜生活，又喝着差不多的酒”。

在《甲方乙方》结尾，葛大爷说出经典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不止1997，或许也不止中国，有些故事永远逝去了，全世界都在怀念。

中国的文人，也有自己的祭奠方式。从钱穆、费孝通、陈寅恪、沈从文……到汪曾祺、阿城、路遥、余华……绵延不息。在那风云际会的百年历史里，他们用脊柱顶住了否定，用温情的目光看向我们的乡土文化，对我们的祖先轻声赞扬。

那些坚韧扎实的树根是我们自信的起点，像大

地母亲一般无言地承受着苦厄。而在黄土之上，笔直的树干正向着天空，茁壮地生长着。

我在阅读中窥见的阿城，是一个有着善良品质、豁达人生态度的稳重青年，在经历了十一年知青生活后仍然对世界葆有无比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他的肚子里装着无数生动的故事和爱吃的面条，他的通透、克制与真实显现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为。

刘源昊 (临床医学系
2009级)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
fudan.edu.cn